

НЕСЧАСТЬЕ ЛЮБВИ

爱情之歌

[苏] 阿·努尔苏伊霍夫 著
姚 中 翰 译



НЕСНЯ ЛЮБВИ

151145
N946

爱情之歌

爱 情 之 歌

[苏]阿·努尔莎伊霍夫 著

姚中岫 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69,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30册

书号 10111·1539 定价0.80元

阿吉尔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卫祖国舍生忘死，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双目失明。但他并没因失明而颓唐、失望，也没因行动不便而失去生活的勇气。战后，他到一个集体农庄参加生产劳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献出自己的光和热，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并重新获得了爱情。

出差就要结束了。临行前，我决定到周报编辑部去一趟，跟那些老同事告别。可是，我一去却走进了农业编辑室，到了那里，你想很快拔出脚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大家开始回忆起曾在这儿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既提到了一帆风顺交好运的记者，也为那些不如意的人而喟然长叹。

“真的！”突然，编辑室的一个成员感慨地说，“在我们州里，还有一个好多年前就认识您的人哪。”

我感到惊奇而疑惑不解。

“他非常熟悉您，”他继续说着，“他还给我们送过一篇报道您的事迹的稿子。”

“不可能有这样的稿子。”

“有。”老同事们肯定地说，“有这样一份

稿。”

作为一个记者，我不得不经常在报纸、甚至在杂志的特写和短篇小说专栏上发表文章，但并没让谁来描写我啊！

“是评论我的某篇文章吧？”

“不，是谈您的功绩。”

“功绩？”

“在前线的战斗功绩。作者描写了你们一起参加过的那次战斗。”

我更加诧异了。可是，因此也产生了迫切了解这位神秘作者的不可抑止的愿望。

“您还记得他的姓么？”

室主任转过身来，问坐在门边桌旁一个长着一头蓬松、漂亮头发的青年：

“你还记得那个给我们送来回忆录《暗淡之光》的残废人的姓么？”

“《暗淡之光》”，“残废人”，我心里暗暗重复着对方的话。“残废人？……究竟是谁呢？”我机械地转过身来望着年轻人。

“就在嘴边上，一时竟想不起来。”年轻人喃喃地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他的跟前。

“大概姓哈谢诺夫……对，就是哈谢诺夫。”

“哈谢诺夫？！”

“是的。”

“他叫阿吉里扬吧？”

“好象是。”

“不，你最好到档案室去查查原稿。”室主任说。转瞬间，那位小青年就在门后消失了。

阿吉里扬……阿吉里扬·哈谢诺夫……难道他还活着？不，不可能。但是，要知道，战争中也有很多神秘莫测的事啊。不正是这些事奇迹般地把人们的命运当儿戏摆布吗？年轻人的说话声使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就是他，阿吉里扬·哈谢诺夫。他住在塔萨特盖尔村，列宁集体农庄。”

不，这时，我的思想已经飞出了编辑部，飞出了烟雾缭绕的农业编辑室。我已经沉浸在对遥远的往事的回忆之中了。

二

我已经沉浸在对遥远的往事的回忆之中了。

一九四三年初，我们的部队解放了魏里吉卢基^①，并把敌人撵到离城七、八十公里的地方。一月四日，我们旅刚从前线的另一个阵地上撤回来，就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西郊防线。

局势是出乎意料的。希特勒分子被驱逐出城。可是，他们主要的警备部队却依然盘踞在魏里吉卢基市区的碉堡里。德国人不惜任何代价，妄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与陷入包围圈的警备部队取得联系。

机翼上髹着不吉祥的黑十字的飞机，接二

① 魏里吉卢基，是莫斯科西边的一个城市，省中心。——译者注

连三地扑向我们的阵地。坦克，那些钢铁怪物就象疯狂的马群奔驰向前，横扫一切路障，残酷无情的火炮又猛烈又凶狠。

四天，漫长的四天，既没有看见黎明，也没有看见夕阳。我们炮连一直在阻击敌人。这不是言过其实，我亲眼看见，几乎所有的炮筒都烧得通红，表面的油漆也都起皮剥落了。

接到命令，迫击炮连要调一门炮到正面去阻击。就这样我们的炮班向前开拔了。

我们班的战士，是从全连挑选出来的，都是些勇士。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恰当的词来形容他们了。两个哈谢诺夫：瞄准手阿吉里扬和司门手埃特卡里。在炮连，大家都把他们当成亲兄弟。装弹手阿布雅洛夫、运弹手奥拉佐夫和别克勃绥诺夫，全是些勇敢不怕死的小伙子。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乌谢诺夫。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他仪表堂堂，为人严肃认真，是一位坚毅刚强、有自信心的战士。

黎明前，我们冒着凛冽的暴风雪，为迫击炮挖了掩体，汗水早已湿透了军大衣。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无论是金色套马索般飞过头顶的子弹，还是山村狗吠般呼啸而过的炮弹——它们是那样贪婪、毫不放松地咬着大地，并在

空中卷起一团团雪尘和硝烟。挖好了战壕，我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了。

一月九日，早晨来临了。它是在信号弹的熠熠闪烁中，在炮弹的轰隆声和子弹的呼啸声中来临的。

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德国人又加强了火力。大地，夜里还是白雪皑皑，现在却变成黑色，就象刚刚犁过一样。我们的步兵曾经住过的那个地方，弹坑累累，片瓦无存了。

我们的阵地，是在进城路上的西侧。任务只有一个，不放过任何一辆坦克。步兵飞也似地跑到前面，在离我们三百米处的一个斜坡上停下来。而山岗后面，就是德国人。

一阵炮击刚刚过去，敌人的阵地上又传来了马达的隆隆声。我们的冲锋枪也随着响了起来，接着便是机枪炒豆般地哒哒哒的射击声。前边，在步兵防线上，一门四十五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也断断续续地开炮了。

我瞅了瞅战友们，说：

“准备！”

阿吉里扬抓住炮的起动转动杆，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瞅着瞄准镜；埃特卡里打开炮门，蹲下去；阿布雅洛夫手里抱着一枚尖头穿

甲炮弹，右腿朝前跨，目不转睛；别克勃绥诺夫和乌谢诺夫准备传送炮弹；巨人奥拉佐夫正敏捷而轻松地把四十公斤重的弹箱放到别克勃绥诺夫和乌谢诺夫脚边，他一下子启開箱盖，把炮弹整整齐齐地放好。

我和这些战士相处已经一年多了，这样的场面是很多、很多的。在前线，时间的作用异乎寻常。每个战士仿佛都成了亲人。大家肝胆相照，彼此都知道对方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甚至能观察和了解到对方的心思。瞧，奥拉佐夫，一个天庭饱满、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不曾为什么事懊恼，脸上也从未有过一丝沮丧。无论吩咐他做什么，他总是高高兴兴地把右手举到帽檐上回答：“是，中士！”他那双乌亮的大眼睛调皮地笑着。他总是叫我中士，就是当我的肩章换成两道杠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我当了中士、上士，他对我称呼却依然如故。对于奥拉佐夫降格称呼我的头衔，我毫不介意。

有两件事使奥拉佐夫感到痛心。首先，是我们部队的撤退。记得在我们朝东撤退的那些苦闷的日子里，他总是频频回顾阵地，不断地重复着那么一句话：“多心疼啊！唉，心疼

啊！”另一件事，就是为他的母亲，一位孤独的山村老人。一想起母亲，他总是长吁短叹：“怎么样了呢？”

我和阿吉里扬、埃特卡里轮流写信给住在东哈萨克斯坦的他的母亲，他很高兴，象个孩子似地齙着洁白的牙齿笑着，以表示对我们的感激之情。要知道，我们这个朋友的文化水平是很低的。

现在，他的双手正熟练而敏捷地给炮弹分类——穿甲弹、轰炸弹、榴霰弹。

阿吉里扬是一位沉着冷静、通情达理的青年。每当他遇到难以对付的场面，总是说那么一句口头禅：“我的大炮啊，你可别偷懒了，我的大炮啊，低下头来，从肚子里往外喷火吧。”这是传说中的勇士卡布兰德^①喜欢说的一句咒语。当然，卡布兰德说的不是大炮。这时，阿吉里扬正压着发射器。显然，他认为自己不亚于勇士卡布兰德。可是，见不到心上人的来信，我们的朋友就会坐立不安了。

……山坡后边露出了坦克的炮塔。

^① 卡布兰德，是哈萨克族传说中的勇士。他使用的武器，是一件喷火的法宝。——译者注

“对准坦克……用穿甲弹！开炮！”

敌人的坦克向坡顶开了过来。这时，传来了熟悉的话语：“我的大炮啊，你可别偷懒了，我的大炮啊，低下头来，从肚里往外喷火吧！”紧接着轰地一声。

炮弹从目标上面飞驰而去。

现在，已经能看见整个坦克的躯壳了。

“瞄准履带，开火！”

又没有命中目标。

“瞄低点！”我竭尽全力喊了一声。

坦克开到山岗上，然后，又把炮身转向我们。若是不马上把坦克摧毁，我们就措手不及了……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开火！”

大炮又轰地响了一声。坦克的炮轮震动起来，接着，又轱辘回来。就在这一瞬间，坦克出乎意外地拐向一旁，仿佛要转回去，但是，突然间，它却一动不动了。它示威似地朝我们颤动了一下，便倒向了一边。

“击中了！击中了！”战士们热烈地欢呼起来。

“两发炮弹，急射！”我喊道。

虽然履带脱落下来，可是，坦克的炮塔却

没有受损。

敌人随时都可能清醒过来，朝我们开火。

此刻，又传来了阿吉里扬的声音：“我不中，那就诅咒我吧！你不响，就得诅咒你。”话音刚落，又是轰隆隆两声炮响。坦克呼地一下子被浓烟和烈火给包围起来了。

“我们的中士，好样的！”奥拉佐夫露出雪白的牙齿，喊了起来。

勇士们发紫的嘴唇露出了微笑，因失眠而深陷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了。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彼此交换眼神。目光中闪烁着欢乐的火花，他们的心情就象刚一出村口就打死一只狐狸似的。

午饭前，阿吉里扬又击毁了敌人的一辆坦克。

战士们欣喜若狂。步兵伤员走过我们面前时，用心里话来表达对我们的无限感激：

“敌人的坦克烧着了，你们看清楚了吧，瞧，他们甭想进攻了。”伤员们指着德国人的方向议论着。

战士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只有阿吉里扬默默地望着瞄准镜，哼着小曲：

Файни-ай, сәуләм!

Журтеним менін Буйтін,

а-а-а,

Сенін әурен, а-а-а! ①

战争的间歇时间并不长，我们又陷入德国迫击炮连的火力包围中。炮弹象蛙叫似地咯咯咯响个不停。当炮弹带着冗长而沉闷的响声飞过时，都快把人的头发掀起来了，大家真想钻到地里去。一发炮弹在跟前爆炸了，仿佛离头皮只有半米高。战士们屏住了呼吸……

远处又有两发炮弹爆炸了，接着，是一片可怕的沉寂。

我跳出战壕，发现奥拉佐夫躺在离我两步远的炮座中间。他抽搐着，背上的那支卡宾枪被炸成了碎片。埃特卡里倒在前边不远的地方，身侧有一个可怕的伤口，肌肉向外绽开。

“你还活着么？”我拉起奥拉佐夫，他毫无生息地朝一边倒下去了，喉头还冒着鲜血。

两位勇士中弹牺牲了。

① 这是哈萨克文字，意思是：

我亲爱的盖妮！

我的心多么忧郁，

只是为了你……——译者注

别克勃绥诺夫跳到我跟前。我问他：

“没伤着你么？好好的？”

“好象是好好的。”他迅速地摸摸自己的脸和身体。

我的目光落到歪斜的炮身上。炮弹把轮子给炸毁了一半，大炮象一头骆驼子的骆驼倒向一边。

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声：

“哎呀，中士……中士……”

是阿布雅洛夫和乌谢诺夫。他俩的脚都受伤了。阿吉里扬坐在战壕里，离他们稍稍远一点。他焦躁不安地摸索着周围，头部和脸流着鲜血。

“阿吉里扬，阿吉里扬，你怎么了？”别克勃绥诺夫喊起来。

“好象，我的眼睛完了……什么也看不见……疼。”他喃喃地说着。

一位气喘吁吁的女卫生员爬到了战壕跟前。

“我的上帝呵，战士们还活着……”少女一边从肩上取下卫生包，一边说。“我还以为你们全给埋了呢……”

我们开始给伤员包扎。

一辆六匹马拉着的炮车赶到了。政治指导员乘坐运弹雪橇飞驰而来。原来，在离我们两公里远的迫击炮连连部，连长发现我们与敌人对射，第一枚炮弹刚响，他就立刻派卫生员来了。

紧接着，指导员亲自乘运弹雪橇前来救援我们。

“当时，阿吉里扬·哈谢诺夫受伤了。”我在结束自己的回忆时说，“这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

“从那以后，你们再没有见面？”

“没有。”

“是这样……”那位满头浓发的年轻人叹了一口气。

“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满不错。”室主任若有所思地说，“就象您刚才那样平铺直叙地写出来吧。”

“《暗淡之光》难道没发表么？”

“没有。文学家们认为得加工，要跟作者谈谈，但一直腾不出空。他住得挺远。”

我沉默了片刻。

“塔萨特盖尔村离这很远么？”